

從小螢幕看大世界

追隨張繼高的成長歲月(二)

● 潘健行

人物特寫專訪奇人

王小亭的傳世之作

在製作「時事觀察」的那一段日子裡，張繼高不止一次提到「什麼是電視新聞的魅力！」「什麼是電視新聞長於其他媒體的地方」「什麼是電視工作者該做而沒人做的事……」

有一次閒聊，張繼高問「你聽說過王小亭先生的名字嗎？」筆者無法接腔，他就很有興趣的簡單介紹這位「滿清遺老」，滿頭白髮，中國第一個用電影攝影機，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滿族前輩。筆者好奇心興起，請張約他，要試著為他製作一長十幾分鐘的「人物特寫」，張繼高欣然同意。新聞採訪，難免浮光掠影，蜻蜓點水

之譏，每天雖然接觸許多「新聞採訪人物」，但他們都是新聞的一環，有時全程搭配。即使以「人」為主的新聞，仍離不開生老病死、婚喪喜慶……一類的報導。以台灣推行多年的「十大傑出青年」的活動為例，頒獎之日，多半會「擠上」一晚新聞，短短的新聞片，重點放在頒獎典禮，大官訓話，等到介紹十傑時，鏡頭一掃而過，用心一點的新聞製作上，快速的打上姓名、年齡……等「靜態的資料」，即交代完畢。

而人、人的故事、人的經歷，是傳記文學、是傳記影本，膾炙人口、打動人心、津津樂道，難以忘懷的原因。

中視新聞雖希望每一節新聞收尾，都有一則「人情味」的片段，但在一個匆忙的社會，一種匆忙的職業，一種匆忙的壓

力下，「人情味」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何況電視新聞在播出時間上受到限制。一節新聞節目片，每一條新聞，長者少能超過三分鐘，加之「截稿時間」咄咄逼人，想精選、精寫、精編一條動人心弦的紀錄影片，真是有如緣木求魚。

而張繼高願以十分鐘為單元，介紹一些不在「檯面上」，但確是活在我們中間的真實人物，好像讓魚出淺灘、龍歸大海……躍躍欲試。

在仁愛路中視左近的巷子裡，張照堂及筆者見這位曾經替「米高梅」公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拍攝中國戰區新聞片，供米高梅全球電影院線播放的王小亭先生。

在其精緻的公寓裡，王氏以純正京片子，歡迎來訪的兩個「後生」。一盞茶的閒話，筆者已被這位一生中充滿「故事」

的老先生所吸引。

張照堂迫不及待的，架起笨重的有聲攝影機，又建議到外頭空曠的地方拍攝。我們聽王小亭講故事，又翻他的照片本，借回許多已泛黃的、已發白的老照片……筆者曉得張照堂「見獵心喜」，已在盤算如何將王小亭的一生，和他喜愛的攝影機、攝影生涯，好好的表現出來。

素材真多，拍攝的訪問、外景、翻照的照片……底片掛滿整個片架……張照堂要筆者坐在放映機前，看過所有的毛片，他並且列一則「清單」，將一段影片的內容長短（時間）有聲是無聲，用他那十分「藝術」的字寫好……筆者才開始撰稿，把一粒粒通明透亮的珍珠，串成一條和諧的光環。

與張照堂充分溝通、充分尊重、充分信賴的密切合作關係，建立了以後許多「人物特寫」製作的深厚基礎。

王小亭的故事，在星期天的晚間新聞以「新聞眼」單元節目，首次播出讓觀眾看到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二暢銷的戰爭照片（第一是沖繩島美軍豎國旗的照片，聽說攝影記者起意安排的），那個滿身是血、張口大哭，坐在上海虹橋火車站鐵軌上

的小孩照片，就是王小亭感人至深的傳世之作。

「新聞眼」是筆者建議用的標題（片頭影片是張照堂得意之作），以別於一般常被濫用的「新聞鼻」一詞，想創出一種較深入，而能獨具慧眼的人物報導。

捏泥人的素人藝術

畫家謝孝德頗有知名度，但誰知謝孝德的父親，是一位素人藝術家，張照堂和筆者以謝老先生為目標做了一次「新聞眼」節目。

謝老先生是新屋出身的客家人，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農餘，常在廟裡走動，那裡有野台戲，謝老總是拿張小凳子，到處看戲。後來謝孝德讀師大，又從事藝術工作，凡帶回家的黏土，謝老就拿來捏著玩，捏出各式各樣的泥人、泥馬、泥牛、泥狗……有時單獨成趣，有時站成一堆，拙樸有童心，鄉土有趣緻。謝孝德看了大為感到興趣，在一次閒談中，說他的父親才是一位真正的天才藝術家，有超越常人的想像力、組織力及獨特的個人風格……我聽了促成採訪謝老的良緣，製作了另一輯精彩的「新聞眼」。

十分鐘的節目中，除了張照堂用各種手法盡情的表現謝老從未示人的作品以外，開頭與結尾，都是謝老的作品照，很有特色。

謝老牽著他老伴的手，在水塘一個連一個、蘆葦一叢又一叢的落日黃昏，迎著發黃的夕陽，慢慢在田間小道走著，走著……我們有意留下一些無言勝有言的間隔，讓謝孝德用口哨吹出的「泥牛入海一點紅……」——那動人的客家山歌，伴著兩老，在觀眾的客廳中走過……

謝老先生，這位素人藝術家，並沒有日後洪通那麼家喻戶曉、那麼轟動……但謝老先生也許更幸運，終其一生，在自己簡樸的鄉間，無憂無慮的平靜過著日子，隨興的捏捏泥人，自得其樂……

訪楊森談養生之道

記者的生活是沒有什麼朝九晚五的，有時為了加強報導，增加效果，會作出各種特殊的安排。

有天清晨四點多鐘，約好計程車，接了張照堂，天還沒有泛白之前，直放青潭。因為我們要採訪楊子惠（森）將軍的「養生之道」，而這位老將軍的早課，都是

天剛破曉的時分。

楊老將軍是筆者在聯合報採訪體育時，即常親近的採訪對象，他當時是體協的主席，在一個崇尚年輕、體力、速度的組織中，以一位古稀之年的老將領軍，外界常有質疑。

楊老將軍除年歲日高，兩眼有些畏光，常一人在窗簾低垂的辦公室裡，燈也不開而外，是筆者見到最健康的長者。他吃西餐，不論是一道、兩道主菜，連前食到甜點，總是吃得精光。有次見他在市立體育場的司令台上，一個踉蹌，筆者那時離他兩三步，救援不及，失聲叫了出來，說時遲那時快，老將軍竟毫不慌忙，墊了半步，安然端正的站在那裡，一面對成千上萬來犯的日軍，楊老將軍氣閒意定的，巍然面對，真有「大將之風」。

筆者超前問老將軍剛才「失足」之事，滿口川腔的老將軍笑著說：「沒事，沒事，我每天早起跳繩幾百下，下盤還算有些根底……」

為了拍製楊老將軍的早課，不得不摸黑上路，到達老將軍家時，他早已起身，就領我們到他房子的背後，同時告訴我們：他將持銅劍，一口氣跑上七、八十級的

坡梯。

這時太陽尚未露臉，雖然是朝東的兩層樓房，但老將軍起跑的地方，的確太暗，等到張照堂發現攝製效果不佳時，楊老將軍已經快步跑上山崗。張照堂只好對老將軍說：「楊理事長，是不是請您再跑一次？」楊老將軍二話不說，提長劍下山，也不歇息，又如常的快跑上山。

然後老將軍做德國陸軍操，做完後又跳繩幾百下。

這些難得的畫面，「廉頗老將」的早操，在晨光曦微中，進行了半個小時。楊老將軍坐在山腰的一塊大青石上，面色紅潤，氣息均和，毫無疲態。

記者把麥克風拿起，坐在老將軍身旁，問了下面一些自己想來都「唐突」的問題：

「聽說您的子女很多，多得連名字都叫不出來。」

「那有父親叫不出兒子名字的事喲！——這是老將軍的回答。」

「您是不是相信中藥？」

「我一輩子都沒吃過中藥。」老將軍說。——聽說您很懂「採補」之道，也有些

密方、密法！」

老將軍很平和的說：「這都是無聊的人給我按上的！」

短短的錄音訪問，楊老將軍始終笑容可掬，有問必答，態度又十分的親切，給我們難忘的印象。

回程中，即使今日見到張照堂，還會笑他：「好大的膽子！敢叫楊老將軍NG（再來一次），要是時空倒流，回到四川他當『王』的時候，你有九個腦袋，恐怕也一次欣完了！」

精緻感人的新聞眼

我們也以當年台灣的巨人，高七尺五寸的張英武為對象，將這位到處受人「另眼看待」的公眾人物，不為人知的一面及藏在巨大身型裡的個人感受……

播出前後，張老大已年逾半百，呵著腰、鉤著頭，全沒有他昔日為裝甲兵掌大旗，為陸光足球、籃球效命的威風了。

在「新聞眼」的畫面上，張老大住在台北體育場側廂的一間小房子裡，過著孤寂、無奈的生活……在接受訪問時，他輪廓突出的面容上，露出了些許的笑意。他說：他最懷念的是他出現在群眾中，用他

巨大厚重的手，一一握著向他伸出的手時，「好踏實、好溫暖」他形容著……

做人物特寫，雖然「新聞眼」「只」有十分鐘，但想求好，比攝製一部電影還費神，我們製作的速度是越來越慢，與中心受訪人物的「熱身」時間更慢更長……但在我們的製作計劃中還有剛由美學成歸國，在文化大學教舞的林懷民、東港水產實驗所的廖一久，台北動物園已退休的訓獸師蔡清枝，老總統的中學同學張群，名畫家張大千的生活藝術……

中視新聞部同仁，也都或多或少的參與，在「新聞眼」節目中曾為已成植物人的少女王曉明，為患了絕症，仍帶病公演國劇的蔣桂琴……製作了感人肺腑的單元……

人物單元的製作，「新聞眼」的持續製播，張繼高支持最多，鼓勵最多，看來已像一個從山巔上滾下的一個小雪球，在中視新聞內部及廣大的社會，正在不斷的漲大，不斷的加速……

從台北看世運

轉播世運緊張刺激

有人說，人生一輩子能親歷其境，看一次世界運動會，就是最大的福氣了。迄今，很少有人有這種福氣，不過在筆者有限的記者生涯中，曾經前後兩次深入參與世運採訪工作，也算是難得了。

第一次參與採訪世運是在聯合報工作時，筆者雖在世運前未離開國門一步，但從我國代表團的公開選拔，到出發前的「高山集訓」（以適應墨西哥市海拔高超，對運動員的影響）、體協的「秘密」組成世運各單項委員會、與會代表團……以及世運越洋舉行時，中國代表團逐日的表現，回國時的例行檢討……對我國體育運動發展前途，均有了深切的體認。

當張繼高說要實況轉播慕尼黑世運，並要筆者做為期三個多星期「由台北看世運」（每天一個小時的節目，外加世運開幕及閉幕典禮的重頭戲）的執行製作時，筆者毫不猶疑，而且興致很高的承接下來，只希望張繼高加派林榮一及負責主播的翟翬一起工作，而副理洪縉曾率王曉祥、郭慕儀及張照堂剛組成「世運採訪小組」到慕尼黑為每日的中視新聞實地採訪。

張繼高在他的「科學」中，曾提到中視獨家轉播慕尼黑世運技術層面的「科學

奇譚」時，很詳盡的介紹過，因歐洲的視訊系統與我們不同，除節目越洋送來，系統轉換，由德國發出的訊號，是利用印度洋的衛星轉到亞洲一處地面電台，再度「升空」，由太平洋上空的通訊衛星轉接後，對東南亞、包括日本播送。中視與日本依電視轉機多寡及普及率分攤由太平洋衛星送下來的視訊，而陽明山的地面電台接收後送到中視的主控室。這種在地球表面及外太空兩上、兩下，由兩組通訊衛星接力的越洋電視實況轉播，在我國通訊及電視發展史上，還是首次。

因此，筆者曾設計不少「廣告」幻燈片（以十秒、十五秒為單位），請中視在節目中適時播出，為「台北看世運」宣傳。比如說：「您是不出戶與英國女王一起看世運」，比如說：「透過兩枚通訊衛星，越過兩大重洋，與世界上億萬觀眾同步觀賞世運開（閉）幕典禮！」

「除開（閉）幕典禮以外，每天『從台北看世運』」的影片，都是中午時分，由日本NHK以彩色影片空運來台。於接收上千尺的影片中，只選精彩的、國人熟悉的比賽項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張繼高常強調：「光報導冠軍得主很重要，

但如果能介紹這位冠軍得主一些個人資料，會加深觀眾的喜好程度及長久的印象。——在製作時間壓力以外，張繼高的執著，更加重工作人員心理的負荷！

在選片、剪片、編製的同時，要請編譯同仁，大筆飛舞，將影片所附英文稿譯成中文，然後適切的配上圖表、字幕……重撰播出時的中文完稿……等到完工，主編已要坐上播報台了！整個下午，時間飛逝，真可說是緊張刺激。

掀起一股紀政狂潮

慕尼黑世運，台灣觀眾最關心的是飛躍的羚羊紀政，會不會在女子百尺高欄及短跑中，為我國奪得第一面金牌！

這不單是台灣觀眾所關心的大事，當各國選手陸續來到世運村，奧林匹克聖火還沒點燃之前，一首旋律優美、節拍輕快，歌頌紀政的歌，已在世界各地響起，掀起了一股「紀政」狂潮。中視新聞，「從台北看世運」，都曾多次讓那首「流行歌曲」在節目中不時響起，受到廣大觀眾的熱切喜愛（在版權還沒弄清楚之前，這首曲子，已在台灣的唱片行上市了！）

紀政在龐大的壓力下，全力以赴，得

到銀牌，繼鐵人楊傳廣之後，在世界體壇上為國爭光。

巴游組織抹黑和平

慕尼黑世運破了不少單項運動的紀錄，德國舉辦世運的週詳，也受到世界普遍的讚揚。但何其不幸，巴游組織利用慕尼黑殺害及挾持以色列選手的新聞，搶奪了萬千德國人為世運所作努力，抹黑了和平競技「奧林匹克精神」的光環，讓世人浩嘆不已！

對此，「從台北看世運」的製作群，也有意興闌珊的感慨。總覺得盛大的規劃出色的閉幕典禮，也都有一股揮不掉的陰影，籠罩在會場。等台北世運團返國，「從台北看世運」以座談會方式，邀約體育主事、運動員代表針對我國參加世運，作一番檢討及建言……

事隔多年，筆者全然不記得那次座談會的內容，只記得那也是「時事觀察」節目，在螢光幕上「淡出」的時候。

晴天霹靂的大變化

一個看來沒雲的台北初秋週六，中午「中視新聞」播出後，採訪組顯得出奇的

平靜，不記得是誰對大家喊話說：「張先生已被網為顧問，不再是新聞部的經理了！」

記憶中，張繼高當時正與台北各大報的總編輯在南部出差，行前沒有任何辭去現職的意向，怎麼會在瞬息之間有這麼大的變化？！

第二天中午，好幾位同事到台北火車站去接張繼高經理，他下火車的第一句話是笑著說的：「怎麼大伙都來了呢？」態度還是如常的從容、親切，跟大家寒暄一陣後，就催大家回辦公室，大伙兒問到：「那您呢？」張繼高很平靜的說：「我曾請小弟把我辦公室的東西打包……今天我是去辦公室了。」

張繼高從那個週末起，未曾踏入中視仁愛路大辦公室的大門一步。

筆者當時年輕氣盛，張繼高遞了辭呈，也想「跟退」。張繼高初期以為不可，按下筆者那一股的衝動。

但到中視新聞部「上班」，已經失去了策勵上進、分享你努力的「頭頭」，使平日「度年如日」的工作環境，成為「度日如年」的無奈。

中視這時要調筆者到節目部，說好聽的是「你有創意」，骨子裡是暗示筆者「已難駕御」！

筆者乃求文大求學時的恩師鄭貞銘教授替筆者「找頭路」，打聽一下天下是否有容身之地。恩師不日來電話示之：教育部「海外學人」月刊想找人主編，並且說，待遇恐不能跟中視相比云云。

筆者除感激外，已欣然接受，並願意放下手邊的工作，去做一座連絡海內外知識分子的橋樑工程。

事不湊巧，據說在一個酒會中，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主事者見到中視當家時說出：「想借重潘健行」的話。

那位當家極為不悅，立即傳話下來要筆者「請辭」。

幾分鐘之內，筆者正式遞出辭呈，要求即日起「辭去本人在中視新聞部之兼職」署名是中國文化大學講師某某某！

新聞工作一直是筆者想終身從事的志業，直到今日，仍難以忘懷，特別是電視新聞節目的製作，說它是筆者「初戀的情人」決不為過。曾立志做一個不畏強權、不受利誘、不人云亦云、不趨炎附勢的新聞工作者，萬萬想不到，浸淫在印刷及電

子媒體，前後七、八年，會在極度失望的心情下，離開新聞工作，劃下一個不該終結，而驟然叫停的休止符。

事隔多年，見到表兄程挽南，他說：「你也太任性，辭職也不先打聲招呼。」

回答是：「找事，或許會關說請託，辭職就沒有麻煩您的必要了。」

而筆者的表兄（外人從來不知）是當時中視大權在握的主任祕書。

長者胸懷令人縈念

張繼高先生已過世四年多了，彷彿他仍在滿是書香、滿是音樂的書房，嘴角掛著微笑，安詳的靜坐在那裡。仍然很習慣的遇到大事、想到趣事……時，自問：「張氏的反應如何，他會怎麼說」，甚至在決定、在下判斷時，會想這應該是張氏所樂為、所樂見的……

他的過世，筆者確實悲傷，但那畢竟是短暫的，而無可彌補的失落感與思念，卻與時俱增。

最後，筆者還要借此長文，記下兩件少為人知，但筆者常紀念在心的小事。

張繼高在中視任新聞部經理時，同時也是「遠東音樂社」的負責人及主要的籌

劃者。他幾經交涉，得到德國文化中心之肯首，將德國文化部重金攝製的卅幾部歌劇電影，運來台北播映。

當演出計劃倒數計時，稅務局說：「電影要打稅。」

張繼高對筆者提到這事時，正與稅務局交涉未果，返回中視新聞他小辦公室的時，他說：「在中山堂播映，並不售票，全部免費奉送喜好音樂的聽眾（中廣古典音樂節目）及讀者（音樂與音響雜誌），竟要抽稅，我可以撒手不幹。」說時，他把握拳的右手一攤：「那萬千聽眾及讀者都要失望，而這是國內第一次有系統而完整介紹西洋歌劇的最好機會……」他接著說：「在回辦公室的車上，我很不甘心，一定要德國歌劇電影準時上演……錢嗎？找廣告貼補就行了……」

大幅的彩色廣告出現在印刷精美的節目單上，顯然廣告客戶十分捧場，讓這具教育意義的音樂啟蒙活動不致賠錢。

德國歌劇電影，在台北造成轟動，筆者看過一兩場，場場都是座無虛席，誰知幕後的轉折及張氏的擔當。

遠東音樂社請的都是世界一流的音樂家，張繼高在閒聊時曾提到有一位世界知

名的鋼琴家，應邀在台北演出兩場，張氏除安排這位大師看故宮、看市景……此外，請他花兩三小時時間，聽聽台灣幾位年輕的鋼琴好手的程度，並稱之為「大師時間」。

張繼高說：「有位擅長貝多芬的年輕音樂家，用心的彈奏貝多芬的一段作品後，大師開腔了，他拍著那位鋼琴新秀說：『很好，很好。但請記得貝多芬在創作這首鋼琴曲調時，耳已聾，因此，譜中之強音記號，要比一般的強些……』」

張繼高說：那新秀掉下淚來。

前輩指點後進，一如優美的樂章，不斷的重現，美化人生。（二〇〇一年元月脫稿）

螢光幕後緣續

從大學時代，由救國團推薦與其他十位大專朋友，擔任中廣公司舉辦「第二屆亞洲廣播年會」的外賓接待，到中視成立加入「中視新聞」做採訪記者及節目製作，前後共五、六個年頭，朝夕相處共事受教，真是緣分匪淺。

想不到張繼高與筆者先後離開電視新聞，各奔前程不久，又很自然的結合在一

起，為我們所熱衷的電視製作再續前緣。

在張繼高遠東音樂社中央黨部濱信義路的小辦公室裡，像育成中心似的培育出「超視」製作中心（EPIC PRODUCTION FIRM），除他、筆者以外，有曾在中視業務部門負責會計的邱明正，曾在中時、聯合做過廣告主任的張靜濤，各投資約三萬新台幣辦理公司成立、登記、註冊……等開辦業務支出。

「超視」成立的目的是想用心製作優良的電視紀錄影片，以彌補國內雖已有三家電視台，但缺乏細心規劃、精心攝製良好節目的空白。

這個構想提出之時，張繼高一直在「長考」，遲遲未答應下海入盟。原因很簡單，第一是他不願意做生意，第二是他對「叫好叫座」產品的市場，不表樂觀。經我們再三敦請，張繼高終於首肯，出任「超視」的總經理。

而真正讓張繼高答應我們幾個年輕朋友一起創業的，是他看到攝製在美國的張大千、在國內的張群與黃杰的個人傳記影片計劃時，張繼高基於過去共事的瞭解，他說：「你們試試看吧！」

「超視」開張以後，即使大家都不支

領薪水，還是有不少的花費，讓我們不能不動腦，在中長程發展計劃下，插入「立即能賺錢的業務」。

超視應當時台南市張麗堂市長之請，為他製作一市府簡介，好讓他出國參加「市長會議」時，不致空手。聽張市長說在國外放映，反應極為良好。

正在「超視」成立不久，由遠東音樂社出版的「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以及「巴拉圭拉丁合唱團」來台演出，前者是聞名於世的樂團，後者雖係首度訪台，但在東南亞及歐美極具盛名。「超視」想為他們錄製專輯。

張繼高的反應是「很好！但他們要求的費用不低，也不一定答應你們，你們自己努力爭取吧！」

結果超視借維也納合唱團在中山堂演出時，實況錄影，巴拉圭合唱團則借中視的攝影棚，以兩小時特別為他們製作了專輯。

兩個節目製作是「備極辛苦」，因為超視無片瓦之覆，別說攝影棚無一件機械，更別說攝影機、OB卡（活動攝影車），凡事得求人、凡事得打點（付錢、請客）才知賺錢之不易。

在錄製巴拉圭合唱團時，他收費四〇〇美金，斬釘截鐵的說十時進場，十二時出場，一分不多，一分不停留。

一切齊備，聽「開麥時」，巴拉圭團長叫停，說六人齊唱手執的麥克風要一樣的，全是「電容」麥克。否則一聲不發！等時間一到就來個「阿的拜拜」，走人！

小事不敢煩擾張繼高，眼看時光流逝，分秒都是「超視」的錢，只好找他，張先生不急不慌說：「十分鐘內七支全新的電容麥克送到三號棚！」

這兩個節目，廣告收入算是滿檔，所賺的錢，在公司成立不到三個月，即辦理退回股本的動作，以免日後業務推展不開，或遇到風險時，賠本不說，最怕傷了和氣。

「超視」在筆者加入貿協，不得不放下「海外學人」及兼職的工作，又拖了三、四年，因無人負責，雖有很好的工作計劃、美麗的遠景，最後還是默默終結。

直到張繼高因癌症撒手西歸，還常提起「超視」的理想，要為國內貧血的電視節目，加增些雋永的材料。這也是張繼高在最後幾年中，為公視的籌設費盡心血的原因。（七月七日於貿協）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瑩瑩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